實事求是齋經義

實事求是齋經義一

婁朱大韶仲鈞著

士庶子非公卿之子弟辨

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公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子也分士與庶子爲二注地官槀人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注夏官大司馬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三注不同謹按周官有士庶子有御庶子有庶子有諸子其職迥別與禮經之庶子尤不相涉自記禮者誤以諸子庶子爲一而說多歧諸子云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又曰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

攷其藝而進退之古者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故謂支庶爲倅國子教於保氏故立諸子一官以掌其倅而燕義篇首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卒（卒同倅）桉倅副也副貳於大宗也云國子之倅則可云庶子之倅似不可通篇末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又曰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燕禮以禮經攷之庶子之職最卑大射賓受爵於筵前宰胥薦脯醢（注胥宰官之吏也）賓升筵庶子設折俎主人獻公同又司馬正獻服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又司馬師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庶子執俎從之禮爲羞者尊於設俎者（見燕禮疏）是庶子在宰胥之下故燕禮獻庶子最在後經云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注別於內外臣）

也。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皆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是庶子爲近侍之臣故與內小臣左右正同獻於阼階上與司宮同執燭耳內小臣見天官左右正未審何等臣據注以正爲樂正僕人云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校案大八職一曰正二曰師凡官之長曰正其次曰師大射有僕人正僕人師司馬正司馬師小臣正小臣師春官有業正樂師正其長也若因其立於東曰左正立於西曰右則昧於名矣經以左右正與內小臣同列似在君之左右者似未確昭四年左傳司宮射之大夫家臣亦有司宮注以司宮當天子小宰亦未確庶子與士差一等故秋官掌客云王巡守殷國從者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象胥云凡作事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此與禮經之庶子同乃給事宮中者至夏官大僕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御庶子直事鼓所者

疏云御僕職以序守路鼓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總名曰御僕也以上疏文此大僕之屬與禮經之庶子別若夏官之諸子爵下大夫燕禮安得於獻士之後獻庶子掌客安得以庶子比侯國之大夫象胥安得作庶子以下事以燕禮之庶子當夏官之諸子此傳禮者之失一也而鄭於燕禮注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鄭以其設折俎故引正牲體以實之則其祝隸僕人巾車獲者之折俎何以使庶子獻之非也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正義曰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所以在此者簡札遺脫又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校宣二年左傳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主治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其庶子爲公行校以爲公族者爲公族大夫也晉語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是也宦其餘子者宦卿之庶子也傳別有庶子故杜以餘子爲適子之母弟其實適子以外喪服經傳通稱庶子亦爲餘子者爲餘子之官也餘諸聲義俱同傳之餘子卽夏官之諸子與公族大夫無涉公族大夫掌公之同姓餘子則兼掌同異姓卿大夫之子弟卿大夫誠半出公族而公族不必盡爲卿大夫以庶子之官爲公族大夫此傳禮者之失二也史記商鞅傳事公叔痤爲中庶子索隱曰夏官謂之諸子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者也小司馬見傳云其祖本姬姓故曰掌公族按下文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是鞅爲痤家臣非掌公族者

若以鞅爲衛之同姓遂以爲掌公族之庶子則秦亦有中庶子蒙嘉史不言嘉爲嬴姓宮正云國有大故則合宿其比亦如之宿即大司徒所云國有大故則合萬民於王門小司徒所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非指王宮之士庶子故曰其比亦如之上文曰夕擊柝而比之此謂平時直宿亦如之者如士庶子之宿衛謂司徒致民王門宮正亦擊柝而比之也而鄭於合宿下引文王世子以證是又誤以諸子所掌之餘子當此經之士庶子也今校周官但言庶子與連言士庶子別此士庶子三字連文謂選於民而有爵者故曰士以別於掌客象胥之庶子大僕所屬之御庶子秦爵二十第一爵曰公士四爵不更見成十三年左傳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見襄十一年十二年傳此遺法也漢書董仲舒傳宜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

地理志漢與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漢時猶存周法文選西京賦衛尉八屯即經之八次八舍也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宮門擊刁斗周廬擊柝即宮正之夕擊柝而比之也續百官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典謁署郎更値執戟攷其德行而進退之即宮伯之行其秩敘宮正之糾其德行也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饔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槀人凡饗士庶子共其食此即漢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也見王尊傳又蓋寬饒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願復留共更一年然則漢之衛尉當周之宮正漢之光祿勳當周之宮伯大司馬云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以其執戟宿衛故又掌於司馬其在外者則掌匠云須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與此經之

士庶子同皆民之有爵者故又云及其眾庶若卿大夫之適子
謂之國子亦謂之門子其支庶謂之國子之倅不名士庶子至
後世以庶子爲東宮官屬百官表太子中庶子職侍中則以經
云致於太子故冠以太子之名義與古異古重大宗故小宗伯
云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其支庶謂之餘子宗法旣廢更不知庶
子爲何義矣

朱氏珔曰趙策觸龍願以少子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郎公
卿子弟宿衛王宮之證大韶按古者朝服緇布衣至漢猶然獨
斷曰侍中尚書衣皁而朝曰朝臣漢書蕭望之傳張敞對曰敞
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朝服皆著皁梁邱賀傳任章夜元服
入廟居郎間執戟顏注郎皆皁衣故章元服以厠也此郎官衣

衆之證左師所請請以其子爲郎非爲衛士也漢法二千石以上得任其子弟爲郎此公卿子弟爲郎宿衛之證若以周官之士庶子爲郎官何解於掌固及都司馬之士庶子都司馬云家司馬亦如之是不但都有士庶子家亦有士庶子都王子弟及三公所食邑也家卿大夫所食邑也以公卿大夫之采邑使其子弟守之則子弟盡在都家諸子所掌爲何人之子弟乎如淳注百官表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續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曰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則宿衛之官稱郎以此若士庶子爲郎官都家何得同其名是士庶子非公卿子弟較然甚明按司士云掌羣臣之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王氏引之曰司士但稽羣臣

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按王說是也邦國之士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都司馬家司馬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於司士故云周知其數卿也大夫也皆爵也士庶子與卿大夫竝言其為民之有爵者又甚明若為卿大夫之子弟既未仕何得與卿大夫統於司士之版知不然矣

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疏云士庶子即宮伯所云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士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

守之官故兼掌徼循之士桉疏說甚謬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徼循之士所以警備非常王宮內豈有阻固而云以固守之官兼掌徼循之士都司馬豈又兼掌乎國家立法重內以制外以徼循之士分守阻塞可也以守城郭溝池樹渠之官兼掌徼循是重外以制內從古無此政體桉此與司險職掌相同特彼專掌險阨此則設城郭等以爲阻固故又曰凡國都之竟皆有阻則郊亦如之然則竟界上凡有城郭溝池樹渠之處掌固分其士庶子及衆庶以守若卿大夫之子弟多寡無定固守之處設有定額既守王宮又守阻塞恐人數不能相給此士庶子鄭無注賈璺守一說故强爲之疏耳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

其政學以聽國司馬注政謂賦稅也學修德學道宋鄭剛中曰所以會其車甲財賦者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學也王與之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入而宿衞王宮宮伯校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而教之學竝讀本字惟王氏引之曰政學即政教集韻敎或作學是古字借學爲敎也大韶校王讀是也經文多言政敎不聞言政學賦稅與修德學道兩事不相竝不得連言政學葢誤以士庶子爲國子之倅故以諸子之修德學道釋之耳校上文云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春官有都家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法掌其政教者即大司馬四仲治兵之法士庶子主守禦

者與掌固之士庶子同統領衆庶者也故皆云及其衆庶與

諸子所掌全不相涉

無職事者與無職者辨

地官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注民雖有閒無職事者

猶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疏云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

無可賦稅仍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閭師凡無職

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引劉氏問云夫家之征

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

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閭師凡八貢不道九賦注云掌其

九賦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

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若曰讀天官冢宰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以上鄭荅以下賈疏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欲明無職之人不特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校載師云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迴別不得合爲一無職事謂旣無職而又不事事者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冢宰謂之閒民者閒非游手之謂蓋民之未授田者師氏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夏官諸子云國子存游倅國子未仕者謂之游民之未授田者謂之閒其義一也亦謂之國粥秋官修閭氏與其國粥注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是也無職而轉移執事是仍有職業者也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故

合出夫布布泉也謂出一夫力役之泉無職而又不事事故罰以夫家之征與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同列經列文甚明鄭司農云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種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罰之卽所以勸之則夫家之征非常賦甚明鄭以無職事卽無常職之閒民乃云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閒民明列九職中安得云雖有經以不毛不耕無職事同罰注乃云猶出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與閭師之無職者出夫布不合閭師所任卽冢宰所任於農圃工商牧嬪衡虞八者皆云貢其物於無職者云出夫布者蓋八者皆有物可貢轉移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役之征故令出一夫之布自凡任民至無職者出夫布爲一節合之卽冢宰之九職亦

即司會之九功冢宰分其職閭師徵其賦司會給其用不得但云八貢下別言凡民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與載師凡宅不毛者節同載師罰之閭師則恥之注所以恥其不勉經於無職事者云凡民此九職所不任也於無職者不云民明與上入者合爲九職貢沿注說乃云其句下讀爲義非也至鄭以無職在九賦中尤屬非是鄭於冢宰注云賦謂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校漢書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以漢之口泉當周官之九賦說者已譏其失即如其說口錢者不論無職有職皆計口出錢無職者已出算矣何以閭師又征其算葢鄭以無職者與無職事者合爲一則載師已令出夫家之征閭

師又令出夫布不得不以夫布爲口錢以彌縫其說故杏劉氏
刪亦不明惜劉不能再刪耳

駁萬氏分至不系時說

萬氏斯大曰周泰以前至不系冬夏分不系春秋僖五年春王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指周
正而不系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稱周正建子
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時立秋已半月卽系
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世傳周官創自周公周公聖
人也豈其戾於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
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至
此而分又以當卯酉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周正也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
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系以時者自漢武帝始造大初厤改用夏
正分至啓閉始均二十四氣始立又曰二十四氣在夏正則安
在周正則戾蓋周改月改時其啓閉先後實當大雪驚蟄迄穀
白露之節無此四節大部椄改月改時言人人殊惟萬氏此說
至爲無理三正迭運不始殷周甘誓已云怠棄三正謂王者改
正可也謂改時是無天也授時成歲必依日躔行度桓五年傳
凡祀啓蟄而郊古厤驚蟄正月中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指
寅申巳亥四孟月杜以始殺爲酉月非也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此見謂晨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指昏旦所
見之星與日次而言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傳載卜

偃之言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昭四年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十七年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此定論也安得云周之冬夏至周之春秋分冬夏二至者黃道發斂之所由生惟春秋二分正當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望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望在春分之日道可知傳云分同道也是也故春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洪範則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月行不與日道同月行白道日

以入赤道內爲陰出赤道外爲陽月則以入黃道內爲陰出黃道外爲陽當其出黃道南爲正交入黃道北爲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故日行黃道與赤道交也歲祇兩次月之行白道與黃道交也則月有兩交每月有冬有夏惟春秋二分與日同度故馮相氏云春秋致月二者義實同然則鴻範所云冬、者冬至之日道也所云夏者夏至之日道也冬至夏至鴻範已有明文矣云周秦以前二至不系冬夏此何說也春秋書日南至者以日體言禮記言長至短至者以日晷言周官言冬日至夏日至者兼氣言三禮義宗曰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又曰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蔚泥於改時之說因詆周官爲僞書

按周官用夏正無一用周正內宰上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若用正則上春爲夏十一月安得始蠶淩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則十二月爲夏十月水始冰未壯安得斬冰則冬日至夏日至爲子午月又奚疑國史書時王正朔故書王正月王二月日南至猶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云正月七月可也謂周之正月七月也若云春日至秋日至則不通矣四時者天之有殷周不得擅改至謂啓閉前移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尤不可通周之立春日在營室則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尾安得云立春當大雪立夏當驚蟄立秋當芒種立冬當白露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昭子曰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當夏五月而云日過分當夏六月而云日過分而未至是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漢兒寬與博士作正朔議謂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即二十四氣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夏小正正月啓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仲秋白露降其名皆在漢以前逸書備載二十四氣之名執其一孔之見盡誣古書爲僞幾於無書可讀

萬又辨郊非祈穀曰郊特牲祇言日至之報天不言夏正之祈穀以祈穀爲郊者因孟獻子言啓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混之也魯直僭行日至之報天獻子此言因魯初僭郊託言祈穀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何大部謹桉日至報天郊也孟春祈穀亦郊也冬至氣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日至祀天於南郊以后稷配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魯不得與周同用日至之郊惟行於祈穀春秋常事不書書四月五月者爲牲數有災譏後時也祈穀非郊春秋何爲以郊書魯郊以寅月爲限桓五年襄七年左傳並云啓蟄而郊記禮者未見左氏傳誤以魯寅月之郊爲日至之郊乃云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桉周官用夏正言上春中春季春皆指寅卯辰三月惟用夏正可言孟中季周書月令解呂覽十二紀是也故時月解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中季以名十二月若用周正則如國史所書但可言王正月王二月王

三月安得云孟春中春季春則孟春祀帝於郊非祈穀而何作記者誤以孟春爲周正之春乃云天子之禮耳鄭箴膏肓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按鄭以孟春祈穀爲郊是也以孝經郊祀后稷即祈穀是以日至之報天合孟春之祈穀爲一非也至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按宣九年仲孫蔑始見於春秋秋七月禘於大廟見僖八年安得云獻子爲之其言正月日至者誤以寅月爲子月與明堂位同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春秋分而日長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說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郊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月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按逸書月令解及呂氏月令

竝於仲夏之月云日長至於仲冬之月云日短至者至極也故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又曰基漸長陽氣動於黃泉短極則漸長故記曰迎長日之至也春秋書日南至者謂日極南至於牽牛故記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文本無兩義易緯及韓詩說竝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正非建寅之正月謂用夏時也故時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大司樂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圜邱即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圜邱方邱他經則但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別圜邱於郊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漸長寅月固未長也以實言之魯郊不得與周同

用日至故孟獻子曰啓蟄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啓蟄正月中節氣有前有卻建卯上半月猶屬啓蟄故魯得用夏正二月郊卜謂卜牲日非卜可郊與否地官充人祭祀之牲牷繫於牢芻之三月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梁曰我以正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故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皆在正月焉正月至寅月尚可改卜至改卜而牛災乃不郊明過寅月不郊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五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明改卜而牲無變傷則郊然則春秋所書四卜謂卜牲日明矣曲禮曰旬之外曰遠某日則

魯郊當以建丑之月下辛卜寅月上辛不吉則於寅月上辛卜中辛不吉則於寅月中辛卜下下辛所謂旬之外也公穀謂魯轉卜三正似三正之正月皆可用然必轉卜則魯郊不與周郊同月甚明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誤以夏正之正月爲周正之正月左傳載獻子之言明云啓蟄與其信記何如信傳

就非等辨

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皆五采五就以朝日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就成也鄭司農云五采五币一币爲一就疏云一币爲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币二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曰繅三

采六等朱白蒼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爲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

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注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疏云一采爲一就

夏官弁師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有二謂邃延也成就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一寸鷩衣之冕繅九旒毳衣之冕七旒希衣之冕五旒元衣之冕三旒疏云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謂王之五冕繅則有十

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又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注侯當爲公之字誤也三采朱白蒼也繅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秋官大行人樊纓九就注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雜記正義曰典瑞云云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等則六等也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就則四等也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此謂卿大夫每就惟一等是二采一就也其天子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孔賈二說並訓就即等也桉就與等義別等行也聘禮記曰所以朝

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此據雜記正義今記不重朱白蒼三字後人誤謂衍文刪所以必重言朱白蒼者謂朱一行白一行蒼一行為三等重言朱白蒼則六等矣猶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為四籩重言之則為八籩非以一采為二等相閒而為六等也成就也終也備也帀也故大行人注云五采備為一就三者朱白蒼則五采當加元黃中朱次白次蒼次元次黃據射人五正注次序而言其五行五色一成是為一就九就十二就竝同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其三行三色一成是為一就二采者先朱次綠其二行二色一成是為一就故聘禮記言三采六等以一采為一行故曰等周官則別言五采五就二采再就其二采一就則二采其為一就自十二就至一就皆言就數

非言采數若以一采爲一就以之說五就再就一就可也至十二就九就則不可通盖十二就九就竝以五采㕔相間爲就十二就則六十行九就則四十五行若以一采爲就則五采有偏而不備者矣天官典絲共黼畫組就之物注采色一成曰就士喪下篇纓三就注三色而三成禮器正義五采一帀曰就郊特牲正義五采一成曰就是也雜記正義以一采爲一就及賈疏均失之又桉弁師疏釋經曰五采繅十有二者此據袞冕而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據一旒而言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桉賈以就字下屬非也當以五采繅十有二就句皆五采玉十有二句下云諸公（依注讀）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於諸公言繅斿則五采繅之爲斿可知於諸公言繅斿九就

則天子繅斿十有二就可知於諸公言璪玉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爲一就就自指繅斿言疏謂以一玉爲一成結之經於玉無言就者非也疏釋繅斿皆就曰上言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繅玉則別文則繅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侯繅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別計一冕爲九斿斿各九玉據冕九斿不別計鷩以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校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則十二斿者袞冕之斿以下鷩冕九毳冕七希冕五元冕三舉上冕而下推之可知既言諸公繅斿九就又言繅斿皆就者諸公鷩冕九斿則下毳希元三冕斿數可知故重言之曰皆就其餘如王之事此一句指諸公言猶司服言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結上諸公

也縲斿皆就此一句指公以下四等不與上連下文但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因差數可知上下互見爲義賈誤以縲斿皆就四字仍指諸公解爲諸公自鷩冕以下三冕皆就似非是

肅與肅拜辨

春官大祝辨九㩮九曰肅㩮注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凌氏延堪禮經釋例曰肅拜婦人之拜也鄭注少儀曰婦人以肅拜爲正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郤至三肅使者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閫百詩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非也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今文厭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

之拱手乃古之揖也又曰婦人之拜皆立扱拜始坐拜也大韶
謹桉鄭注鄉飲云推手曰揖禮凡言三揖皆推手與今之引手
至地者別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
下之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於推手中別此三等
之法實皆拱手也浚謂今之拱手乃古之揖是也肅拜爲九拜
之揖與但言肅者別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
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注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
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爲喪主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
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爲喪主不手拜肅拜也大韶謂
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爲肅拜手拜即昏禮之拜
扱地也注扱地手至地是也蓋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內則曰

凡男拜尙左手女拜尙右手尙左手者先以左手據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稽首據掌致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之稽首同士昏禮注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廟見舅姑稱來婦其體最重故用重拜爲尸坐但肅拜不手拜謂跪而俯下首不必引首至地也肅拜手拜皆吉拜也鄭云凶事乃手拜非記人之意凶拜丈夫婦人皆稽顙稽顙者以顙叩地不加諸手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爲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故曰不手拜不手拜者拜不至手以顙叩地也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升堂主婦降西階拜稽顙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是爲喪主必稽顙婦人以手拜爲重言不手拜則稽顙其義甚明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甚謬安得謂婦人之拜皆立

大祝明言肅拜但立而俯下其首則不成拜矣郤至之肅卽今之揖古謂之長揖漢書酈生傳不拜長揖以其曲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揖以別於推手也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營中亞夫揖曰介者不拜請以軍禮見此與郤子之肅同先言不拜乃言揖先言揖乃言不拜則揖與拜別以此知左傳之肅非周官之肅拜鄭司農但引以證肅字耳非確詁也

淩謂婦人之拜皆立者困學紀聞四引項安世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如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

男子拜也內則尙右手者言斂手向右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尙左手亦然此說所據黃岡萬氏希槐集證引鶴林玉露記朱子說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此與少儀注低頭之說合後周宣帝令婦人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此正可見婦人凡拜皆跪而首不下也至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非古也項氏乃云古之拜皆如今之揖又解內則尙左右手謂斂手向左向右則禮經十七篇凡言拜者皆揖將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皆以臣而揖君矣有是禮乎

駮敖氏階閍中庭說

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閍北面坐奠觶注階閍北面

東西之節也其南北當中庭疏云射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
庭北面坐奠觶此經雖不云中庭空與彼同故云中庭敖氏集
說於鄉射曰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爲司
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
飲酒司正之位燕禮南面坐奠於中庭集說曰中庭亦南北之
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位於階間者燕有時而射空避之也大
射謙梜間猶中也階間者兩階之間也與戶牖之間門屏之間
兩楹之間同階前者阼階之前西階之前也三分庭一在南則
偏於北中庭據南北東西言南北之中謂之中庭東西之中亦
謂之中庭鄉飲鄉射燕大射四篇竝有司正奠觶之位於鄉飲
曰階間不言中庭於鄉射大射燕曰中庭不言階間互見爲義

皆主階閒爲東西之節故鄭於鄉飲注曰其南北當中庭據後三篇而言也於鄉射大射燕禮釋以已見於鄉飲也敖以中庭爲阼階前南北之中於經無據聘禮米百筥筥半斛設於中庭十以爲列謂陳於庭之中而東西以十爲列也經凡言中庭無偏指一階者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西階前三耦之北其末爲司馬之前經但言階閒言中庭不言阼階前鄭於鄉射北面立於觶南注曰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云聘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大射皆擯者爲司正此及鄉射作相爲司正相即擯也故知觶南者中庭故擯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鄉射司馬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此中庭指東西之中故曰南當洗此司馬暫立於南

者正其處也射畢命弟子退福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卽前階閒負觶之處也竝在階閒中庭惟初射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閒之位始定西方東南之位在司射之南若阼階前中庭之位經無此說鄉射云司馬命張侯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云階前卽觶南之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按階前者西階前也以經不言其處故記著之曰階前蓋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射時無論賓黨主黨皆在西方但賓黨東面主黨西面而已惟樂正及衆工在阼階下之東南故司馬於西階前西面命之至負侯之命則仍在階閒中庭觶南也故疏云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是也若在阼階前則離西方大遠況張侯倚

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納射器下則其在西階前又可知乃移西階之前以就其阼階之說強爲之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云階前於命負侯何以云出其位蓋敖以負侯之位在阼階之中庭遂一誤而無不誤

駁敖氏左還右還說

鄉射禮上射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面下當有揖字）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

相揖反位注横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覆手在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也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射左還上射少南行乃西面大射儀注曰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横疏云以右手順羽之時則興故曰且興也左還者以左手向外而西向釋注曰便其反位者此決射時升降上射皆居左彼自堂西不復庭位故也此復庭位故上射轉居右故云便其反位也集說曰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矢南鄉人於楅南北面取之便也此横弓覆手也坐而横之亦便也覆手横弓以上端鄉下射徹之也於楅南左還者以楅東肆宜順之也反位不言毋周是亦左還也

此與順羽且與法變於大射人北面弓東西鄉皆爲橫也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鄉身與又弟三番射大夫與耦拾取矢耦東面大夫西面進坐說矢束敖曰不言北面亦省文

大射儀執弦而左還毋周注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則下射皆背之又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注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疏云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爲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爲內敖曰上射左還下射右還皆鄉內故總以內言之又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注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上射少北乃東面敖曰於左當作於右必言上射於右者與射同

燕禮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注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者爲君之在東也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大射儀同注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敖於燕禮曰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下文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欲觶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左右還之義敖異於鄭如此大部謹桉經云當楅北面揖者上耦初發位東行將至楅南乃折而北行故北面揖及楅揖者上下射並從南而北行將至楅於楅南旁而立故揖上射揖進者

進前也初在楅旁將取矢故前近楅經於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下竝不言北面敖何由知北面坐取矢從東西面而北面則東面者必右還西面者必左還經文一字不漏此處何以獨省其文此敖肊造入東西面則以南北爲橫縱橫之無定稱猶左右之無定稱各以人身所處而名故鄭云南踣弓必云順羽者楅橫而矢縱矢北括則南鏃羽設於括羽之末向括不向鏃取矢者若執括則羽逆不整理且笴長三尺東面則以北爲左左手執弓而以右手向北取矢則臂之長不足以竟矢之長故以右手鄉南執鏃則羽順出於楅矣若西面右手執括亦逆羽故以右手執弓左手執鏃順羽而出之且猶而也順羽且興者順羽而興也皋陶謨能哲而惠淮南脩務訓而作且下弟三番射作順羽而興是其證

也大射儀順羽且左還亦謂順羽而左還也卻手覆手者覆手執弓則弓之下矢之上閒無餘隙故仰其手以取之卻手執弓則矢在弓下故覆其手以取之亦便也云兼諸弣左還者上射在西以左手鄉北而南面遂西行下射在東以左手鄉南而北面遂西行大射言毋周者鄉射之上下射當其西行至射位由西面而南面乃復東行至楅四方一帀是謂周大射則西行復射位卽以右手鄉東注所云右還而反東面也通解曰大射云毋周者旣以左手鄉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帀之時乃復以右手鄉外而轉身此注云周帀也則以左手鄉外繞其立處以至於帀乃不復以右手鄉外而卽便轉身也說甚明晰所謂外者以人立處爲主從其左右手所移曰外鄉射但左還大射必左右還者威儀多注說

以不背君亦一義肎敖乃云於楅南左還以楅東肆宜順之校
東西有定位左右無定名人北鄉則以東爲右西爲左敖既云
北面坐而取矢當改左爲右乃合安得云從楅東而還還轉也
所謂左還右還者皆謂以左手右手鄉外而轉也北鄉從楅東
而還是右還下三左還均不可通矣云既拾取乘矢皆左還者
此從東西面還而南面也當楅南左還者此從南面還而北面
也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者此由北面還而西面也大射
不云左還云內還者堂在北人在南從堂而言故以北爲內上
射左還由東面而南面而西面而北面下射左還由西面而南
面而東面而北面皆從北方而轉故變左還爲內還鄉射但左
還大射備左右還者亦威儀多

至鄉射云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大射則上射於左者其理易明蓋鄉射之三耦在堂西入西面則北爲右南爲左退者在進者之北故下射必居上射之左乃得與進者相左若大射則次在東南入東行則南爲右北爲左退者在進者之南故上射必居下射之左乃得與進者相左相左者謂各以左手相交也敖豈不達此直有意違鄭不知其不可通也

燕禮之左右還經本易曉無庸辭費司正南面坐奠觶北面少立南面以西爲右從觶西則以右手鄉外而東面乃北面故曰右還云左還南面坐取觶者北面以西爲左從觶西則以左手鄉外而東面乃南面故曰左還若從觶東而行是以右還爲左以左還爲右矣未審其意

庶孫之中殤當爲下殤辨

緦麻章庶孫之中殤注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緦麻之殤中從下無單言中者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曰殤服有長中殤服大功而下殤服小功者經於子見長中殤之大功而不見下殤之小功於昆弟之子女子子見下殤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殤之大功蓋經之互文非有所脫也（敖氏云有脫文）有長殤服小功而中下殤服緦麻者經於庶孫見長殤之小功與中殤之緦麻而不見下殤之緦麻於從父昆弟見長殤之小功與下殤之緦麻而不見中殤之緦麻亦經之互文非有所誤也是故傳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之長殤發

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並指殤服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與大功之殤必連言中者有異故不見中殤也鄭謂大功小功皆謂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殤爲中從上故於庶孫之緦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爲下字以就其誤大鄙謙按程以大功小功爲殤服不指成人本服說是也傳發其例於殤小功從父昆弟之長殤條下曰小功之殤中從下於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益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小功小功之殤中從下故列下殤於緦麻章而中殤可以不見所謂中從下也非所謂互也是傳所云大功小功者上一句是統言下一句乃正答小功不見中殤之問蓋以殤服言曰大功之殤小功之殤指其服不

指其親以本服言則爲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其親不指其服故傳於小功章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於緦麻章則曰齊衰之殤中從上於小功章曰小功之殤中從下於緦麻章則曰大功之殤中從下兩傳無二例也鄭以大功小功謂服其成人則兩傳例有輕重故於小功章注曰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於緦麻章注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按婦人爲夫親之殤者服於大功章見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本條不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蓋互見於小功章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成人期長殤降一等大功中殤同此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小功章見夫之叔父之長殤於緦麻章見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叔父成人大功下殤降二等緦中殤同此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

丈夫婦人爲殤者服本無輕重如鄭說以小功之殤爲成人本服不知成人小功一等已入緦麻章矣安得更有下殤之服爲中殤所同故曰程說是也至謂鄭改中爲下爲誤校鄭謂庶孫大功之殤中從上誠誤當云小功之殤中從下若改中殤爲下殤則甚是校殤大功章長中迎肓者子也女子子也叔父姑姊妹也昆弟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也適孫也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也公爲適子也大夫爲適子也凡十有三殤小功章列下殤者叔父也適孫也昆弟也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也姑姊妹女子子也昆弟之子女子子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也凡十有一其中殤已列大功章凡此成人本服皆齊衰期惟適子三年因殤而降是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亦卽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

此兩章條例易明惟緦麻本不爲殤服賈云緦麻之殤此論之失檢也因降二等而入此章緦麻亦有長殤非以緦麻定爲下殤之服故章中雜陳長中下三等之殤曰從祖父從祖昆弟從母之長殤此四人成人小功降一等緦中下殤無服故但見長殤曰從父昆弟之下殤曰夫之叔父中殤下殤至庶孫成人大功其長殤在小功章觀此知鄭云庶孫之中殤當從上者誤矣則本章應見下殤乃合小功之殤中從下之例否則如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應連言中下若但見中殤與中殤何以不見相戾矣故鄭云字誤中字原連上下但當推其本服從齊衰降者中殤從長殤從大功降者中殤從下殤蓋殤有三等服祇有殤大功殤小功二等緦麻是三月本服非殤服也若無所從則大功之下殤無服矣此制服之義程謂

小功之殤中從下與大功之殤必長中連言者則非有異也又云見下殤者明下殤在緦麻之例見中殤及下殤緦麻者明中從下之例校成人小功之殤其下殤自然入緦麻豈有小功之殤中從上何云見下殤緦麻者明中從下之例夫中下兩殤之分見各章者當各推其本服小功章之下殤從齊衰而入者也緦麻章之下殤從大功而入者也庶孫之長殤在小功章與從父昆弟之長殤同則緦麻章自應見下殤與從父昆弟之下殤同引彼例此其理易明蓋大功之殤中從下舉下殤而中殤自見若舉中以明下則是下從中非中從下矣程作足徵記事事欲與鄭違此強爲之說耳至王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小功降而在小功則殤中從上故舉中

以見之見通典禮五十二是又於兩例之外增一例如其說經應作大夫爲庶孫之中殤義乃明此中殤當爲下殤定從鄭

駁段氏於兄弟當爲其昆弟說

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段氏經均樓集曰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經惟四條不杖期章爲其父母大功章爲其昆弟小功章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本親之服盡此矣由其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曾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雖世父母叔父母不服也由其昆弟姊妹而旁之雖從父昆弟從父姊妹不服也況卑於此疏於此乎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因下文皆見兄弟遂譌爲兄弟于其昆弟降一等卽大功章爲其昆弟也經未言

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賈疏云謂支子爲大宗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降一等如其說兄弟者小功以下之親若從父兄弟者也叔父母何以不言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曰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也案馬說固誤鄭說亦非爲人後者於其姑不服也爲人後者本親之服盡於經之四條外此無服皆因於兄弟降一等之語不審其誼遂致異說紛然假令爲姑服則庶叔父母豈有不服者況本親父母以上不有祖父母曾祖父母乎服父母而不服祖父母曾祖父母者正如爲出母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一例絕族無施服也大詔謹案非無服也所後之親疏無定故爲人後者之服其本親以所後之親疏爲斷不能

以本親之親疏爲斷假如所後者於其父爲從父昆弟則以祖父母爲從祖父母世叔父母爲從父母姑爲從祖姑於其父爲從祖昆弟則以祖父母爲族祖父母世叔父母爲族父母姑爲族祖姑各隨所後之親疏而降其服各見本章故空其文以待爲人後者隨所後之親疏而服之惟父母昆弟姊妹係爲人後者之一體故經著其文曰爲其父母爲其昆弟爲其姊妹適人者但於本服降一等不隨所後之親疏而遞降亦不隨所後之親疏而改其稱宋英宗之嗣仁宗也兩制臺諫議稱濮王爲皇伯明世宗之嗣位也宰臣議稱獻王爲皇叔考均於禮悖而皇伯之名尤謬伯長也父之兄爲世父伯父猶世父也試去父字但云世有是稱乎經之不見姑猶不見祖父母世叔父母段乃以所不見者概以爲無服是必所後者在五屬之外乃可否則後父與本生父同父者同祖者

尙可通乎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絶族者與父之族絶鄭云旁及爲施以母絶於父族故無旁及之服以支子出後大宗而與本宗絶通乎世叔父母旁尊謂之旁及通乎持論不經肊測經文爲誤爲脫改兄弟爲其昆弟不知記因經不見後人者爲其本宗大功以下親故補之曰于兄弟降一等則兄弟指本宗之旁親甚明從其本服而降故曰降一等若作于其昆弟則大功章已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記文不虛贅乎曰報則本宗大功以下親無不報矣

稅非追服之名辨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注據禮

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已上然小功輕不服相離遠者聞之恆晚正義曰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兄弟聞喪恆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桉以稅爲聞喪追服自鄭以後無異說惟昌黎韓氏疑之曰曾子稱小功不稅今之士人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之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明矣但以赴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卽不服其可乎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失其宗乎大韶謹桉謂小功不追服者據奔喪云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

手注尙左手吉拜也遂據爲小功不追服之證桉彼上文云自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下云三日成服言自齊衰以下則統九月五月三月正義謂緦小功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成服之理如其說則經文當云自大功以上雜記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不得言自齊衰以下僅云不及殯則不定月數安見大功以上稅小功以下不稅又曰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遂除於家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正義曰惟著免麻不括髮此二節分限內限外之別云若除喪與上文既除喪義同然所謂除者謂已服而除喪服小記云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是也若本未聞喪何云喪既未嘗喪何云除然則所謂除喪者指主人言非指應服者言謂主人已畢三年之喪而始聞其喪也既三年矣始聞

喪猶必袒免成踊成服與否經無明文至拜尙左手則雜記云
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逸奔喪曰凡拜吉凶皆尙左手則凶拜亦
左手未可以左手爲吉拜遂據爲小功不追服之證今按稅變
易也前喪未畢復遭後喪以後喪之麻變前喪之葛是謂之稅
小功不稅與小功無變義同其義備於服問閒傳諸篇請試證
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帶其故葛帶
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
本者變三年之葛又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又曰緦之麻不變
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
稅下殤則否鄭注有本爲稅曰稅變易也正義解小功無變曰

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上也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曰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喪亦不得易解以有本爲稅曰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緦小功麻絰無本不合稅前喪也大韶謹按帶其故葛帶者期喪既葬男子受以葛帶與三年之葛同以受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者練後男子首絰已除故絰期之葛絰小功不得變易前喪者小功以下澡麻絕本故曰以有本爲稅明絕本者不得稅也殤長中得變三年之葛下殤則否者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則齊衰下殤亦不絕本此主謂成人大功降而在小功者喪服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又曰長殤中殤降一等本服

大功長中殤降一等小功喪服殤大功章傳曰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以殤服無變麻服葛之節故為此殤者終其九月或五月之數反復三年之葛是非重長中殤之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也下殤則否者傳曰下殤降二等本服大功降二等入緦麻章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則三年之葛自不得稅閒傳曰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小記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惟其同故大功得變齊衰齊衰得變斬衰斬衰於虞卒哭後稅以齊衰練後稅以大功月數適相當若祥後至禫中閒僅隔一月無

變小功法經文以輕者包一語賅之矣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亦無變小功法是小功固不稅矣而閒傳於大功下復云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與小記異者此謂大功之殤長中言之蓋下殤之小功帶澡麻不絕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小記曰降而緦小功者稅之非正服小功也是所謂稅者均謂以後喪變前喪也亦謂之受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喪服記同受亦變也受與更古以義同而通用燕禮大射儀更爵洗特牲禮主人更爵酌酳注竝云古文更為受春官巾車歲時更續故書更為受昭二十九年左傳以更豕韋之後夏本紀更作受周本紀虜更大

命謂應受大命也說苑復恩篇養及親者身更其難謂身受其難也受也變也易也稅也四字義同喪服有變有除輕喪得稅重喪即以變除之節爲限合小記服問閒傳諸篇無有以稅爲追服之名者是小功不稅即小功無變義至顯然明白然則小功不稅禮也而曾子以爲不可者春秋時喪服已壞誤以不稅爲不追服故曾子譏之非怪禮之過於薄也

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正義曰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

者假介父又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已弟故有弟也校此晉虞喜說見通典王云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生則稅之又謂昆弟謂諸父之昆弟庾氏以謂已謂死者爲昆則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昆弟尚不相稅則餘從者不稅可知以上正義盧植曰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晉蔡謨以爲生不及者謂彼已殁已乃生耳弟衍字也荀訥說同惟魏滔于纂辨之曰據降而在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父在則祖期父亡則三年但以不見割其正親之本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其可乎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今以他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以上通典禮五十八校奔喪云聞喪

不得奔喪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三日成服又曰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遂除於家此子在他國生父聞喪固已成服矣若謂生不及此等親存時不追服則經文當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稅何須云而父稅喪三年大喪有聞之而不得卽歸矣未有歷三年之久而不聞喪者旣聞喪卽成服矣盧云服竟乃歸於理難通禮降而在緦小功者稅之注正親在齊衰大功者則大功以上皆追服也祖父母諸父昆弟期大功追服期則否有此禮乎若謂生不及故不追服則生而不及者多矣經何以但舉此三等期親乎蔡謨以生不及弟於理不可通故以弟爲字之衍校經典多言諸父昆弟諸父昆則未之前聞王肅以昆弟爲諸父之昆弟校諸父昆弟期親也諸父之昆

弟則大功輕重攸殊何得以諸父昆弟平列之字肊解爲諸父之昆弟乎此皆誤以稅爲追服故說愈多而義愈歧今桉稅卽小功不稅之稅生非始生之謂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謂已在他國不及奔此親之喪奔喪所云不得奔喪是也生不及祖父母諸父兄弟而父稅喪者而猶其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謂盡踣而死也僖四年傳不在此其在異國隕世家其作而是其義通也謂已不得卽時奔喪至虞卒哭後其父在家已變麻服葛而已始歸也已則否者謂已歸在虞卒哭後必三日成服以伸其親親之恩不忍以父之稅而亦稅也若以生不及解爲此親歿後而已生所謂歿者指期年以內乎外乎限外固無服矣若云期年以內父有大喪已何從生而云生不及祖父母乎生不及弟更成何辭虞喜通疑謂父

在異邦生已後更居一邦生弟弟後已而生何以謂之不及若云兄弟異國故不及則以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爲不及此親存時而生以生不及弟解爲不及奔弟之喪分爲兩解說益支離至鄭云不責非時之恩則涫于纂辨之篤矣蓋凡言稅者均謂重喪後遭後喪以後喪爲受服之節故又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禮爲君夫人太子期期得稅斬衰此言不稅者謂臣遇此等喪於君除喪之後又遭重喪則不以追服此等喪之服稅已之私喪於已恩輕故也故下文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蓋不以輕喪稅重喪也服問曰唯近臣及僕從驂乘從服其義一也若以稅爲聞喪追服之名則大功以上固追服矣何以爲君夫人太子期者

不稅乎

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卽繐也喪服繐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正義引服注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謂之稅服之輕者鄭服同時其說必有所受但核之此傳有不可解者三日月已過謂相處隔絕不獲及時聞喪子鮮託於木門衛晉相隔大河耳何至久不聞喪而煩追服一也諸侯絕旁期本不爲兄弟服又何煩追服二也追服者自斬衰而下各依其本親之月數而服之稅非服之名何云如三也故杜讀爲繐獻公卒在二十九年子鮮之卒傳不記其時蓋終而言之繐衰既葬而除公痛愍子鮮之不返服以繐衰

而公尋薨故云終身杜注似未可非至服以稅爲服之輕者則追服者可減期爲九月減大功爲五月乎尤非是

太功之末父小功之末辨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注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正義曰末卒哭之後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可以取妻撫本禮記攷正曰注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子衍字也冠者己身加冠也冠子嫁子據父言冠取妻據己言此注己大功

卒哭而可以冠節上注父大功而可以冠子正義所謂今鄭同之得其義而今本正義復舉注此句亦衍于字乃後人妄增大館按通典載鄭注云已大功而可以冠又曰鄭孫二說並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是注本作可以冠其爲衍字無疑儀禮通解已衍

通典禮十六載范注曰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取妻者冠而後取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女不得復自嫁已冠故注兼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取妻則大功亦可以冠冠輕昏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取以記文不備故兼明之

按鄭以大功之末合父與己言之故注云爾經不云父大功之末而云父小功之末則大功指己不指父可知者如注說則父字應出首句以貫下句不應以下句敗上句經旨不如鄭所說

也今桉經文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亦作可以冠作冠子者涉上而誤衍上云大功之末指己大功己服大功子應小功大功之末則小功服除已三月故可以爲子冠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而不可以自冠父小功之末則可以自冠父服小功於己應緦至小功之末則服除已二月故可以自冠可以自冠矣則可以冠子不待言可以爲子取婦矣則可以冠子更不待言范汪謂經文不得復箸己冠蓋不悟子爲蒙文而爲此說也己大功之末則以冠子豈父小功之末但得冠子而不可以自冠乎下句己雖小功言雖者別父小功而言也以六服之次弟言父服大功己應小功父服小功己應緦而爲外親則不同己爲外祖父母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服緦己爲從母服小功父則

無服父小功於己應緦者必待末喪乃得自冠己小功於父服緦及無服者至卒哭不但可以自冠亦得取妻統於所尊也故言雖以別之己雖小功既卒哭而可以冠取妻則可以冠子嫁子取婦賤之矣經文大功之服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層遞而下節次分明

通典載或問曰經文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非卒哭邪荅曰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疑之然鄭注喪服經葬喪之大事大事二字依文義增既畢故謂之末邪上卷同又載孔琳之荅問曰末與卒哭若果實同名異者則當疊言小功之末

可以取婦取妻如大功之末纔言可以冠子嫁子矣何以別更起條云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取婦邪禮十二大韶按末猶終也大功之末在第九月小功之末在第五月至既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則在第三月於大功於父小功言末於己小功言卒哭則末與卒哭不同明甚混卒哭於末而經之節次亂矣此鄭偶失檢耳否則除喪與卒哭夫人而知豈於鄭而反昧之

祊非繹辨

鄭說祊字多異注周官於地官牛人曰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郊特牲祭於祊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爲求於春官司尊彝曰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注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

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
曰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曰繹
又於其堂椄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繹者云繹又祭也詩絲衣
云繹賓尸但有繹名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又注索祭祝于祊
曰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於以繹祭名也正義曰凡祊
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
云祝祭于祊箋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
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卽上文祊之於西
方失之矣是也此索祭之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爲
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明日之繹祭此注直云祊不云外
是據正祭又注禮器爲祊乎外曰祊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

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
求神非一處也箋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宜
出廟門也

秦氏五禮通攷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時事執爨以下是饋
食時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于堂正
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
祝于室同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于祊明
一時事也儀禮通解文獻通攷俱以祝祭于祊列於旣徹之後
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失其序矣

大部枝鄭以祊混於繹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例不破注乃云祊

有兩種耳黍以祊列於𠜂踐後亦非祊本非祭名釋宮廟門謂之閍今本作閍謂之門大誤以其爲廟門故字從門以其求神於門內故字從示無兩義若爲祭名豈得云祭于祊今以禮器郊特牲祭統三篇求之知祊爲求神之事皆祝主之主人不親其事禮運所云作其祝號春官大祝所謂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是也禮運先言作其祝號乃云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體踐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備列祭事之終始其曰薦其血毛者在君親牽牲以後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爲血祭其曰腥其俎者在君親制祭以後是爲腥祭其曰孰其殽薦其燔炙者正義據特牲

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炙肉也桉特牲此節在主人酳尸以後下文方云退而合亨豈有於未饋孰之先而行室中獻尸乎非也此所謂孰對腥而言以其沈肉於湯故曰孰以其傅諸火貫而加於火故曰燔炙是爲爓祭皆朝踐時事以報氣也故曰以嘉魂魄祭統所謂合鬼於神故曰合莫退而合亨以下則饋食時事禮運此節備堂事室事而必首之以作其祝號盍告主於室求神於祊皆祭之始大祝祭示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今本注作祇正文作示誤當爲祇乃與注合若作示無緣爲祊桉子春讀似非是當從故書作祊即詩所云祝祭于祊也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此非以祊對正祭索求也祝求神於門內因謂之

索祭耳其實迎尸以前無祭事也故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義也詔於室卽告主於室也出於祊卽求神於祊也其曰出者與爲祊乎外義同對堂而言故曰外對室而言故曰出皆在廟門內其事在尸未入以前祭必有祊者祭統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於神教之至也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又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故禮運大祝並云祝號孝子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主以依神先求之室尸以象神繼求諸祊無非與魂魄之合故郊特牲說之曰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謂神在室與在堂與或者諸卽者古字通遠於人與繼之曰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以其從室至堂從堂至門

故曰遠禮器亦云於彼乎於此乎郊特牲又曰祊之爲言倞也
注倞或爲諒諒信也實也孝子以其精誠與神明相感於無形
故使祝博求之以明神之來饗桓八年公羊傳注曰祭於室求
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與郊特牲諸篇義
均合說文䰢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旁皇求而不得之貌義亦
同與明日之繹全不相涉繹所以事尸與鄉飲明日息司正義
同故又謂之賓尸少牢下篇曰埽堂與廟門內無與不審鄭何
以合爲一

二叔辨

僖二十四年左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咸同也周公傷夏
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伯仲叔

季長幼之次也故通謂國季爲叔世將亡爲季世按小大雅譜云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以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兄弟失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時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誼正義引魚麗序下王肅曰常棣之詩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王治內之篇者閔管蔡之失無良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與鄭義同又常棣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馬融以爲夏殷之世故鄭志張逸問曰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此謂三代之末卽同則二叔

宜爲夏殷之末也荅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此序子夏所作親受業於聖人足自明矣是先後鄭及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兄弟之失道也見藝文類聚木部下韓與毛同又韋注晉語曰常棣之篇所以閔管蔡而親兄弟文選求通親親表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廣封親戚以藩屏王室舊說並同惟周仲文舉叔世之叔以證夏殷之末王氏引之駁曰叔世二字相連爲義如去世字而云三辟之興皆叔也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雖當三季之王又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亡文義不明則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二叔亦明矣大都枝王說是也漢書敘傳三季之末厥事放紛文選五等諸侯論從弱之尊遵自三季廣絕交論注引董

仲舒士不遇賦丁三季之末俗皆後人剝裂語不足以難惟二叔指管蔡故曰不咸咸和也咸卽誠之省說文誠和也引周書不能誠和今召誥作咸無逸用咸和萬民咸亦和也累言之曰咸和注訓爲同夏殷之不同指何事乎又校李注親親表引馬融曰二叔管蔡也是馬亦不謂夏殷之末與詩正義引異

宋林堯叟曰下列管蔡爲文昭故不以二叔爲管蔡又曰管叔蔡叔霍叔不得稱二叔校傳紀無三叔之說請廣證之昭元年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于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邦之以蔡楚語文王有管蔡內外傳但言管蔡不言霍叔一證也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正義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甫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祿甫及三監叛書大傳曰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豳風鴟鴞傳曰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正義曰言管蔡罪重不可不誅蔡仲之命正義曰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誅管蔡不言霍叔二證也史記殷本紀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周本紀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甫治殷又曰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作亂與武庚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又曰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管蔡世家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蔡叔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是爲蔡仲與定傳合魯世家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衞世家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又曰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宋世家周公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齊世家管蔡作亂總諸世家絕不及霍叔三證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

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是三監并武庚言不及霍叔四證也再以諸子證之呂覽開春篇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董子五行相生篇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淮南氾論訓周公平淮夷之亂誅管蔡之罪泰族訓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甫而欲作亂周公誅之潛夫論釋難篇周公知管蔡之惡相武庚越絕錄周公傅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中論知行篇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公誅之均不及霍叔五證也惟邶風譜云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而僞蔡仲之命襲之曰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由是說三監者定爲管蔡霍矣今校地理志云分其畿內爲三國則管蔡與武庚各監其一故書序云三監及淮夷畔惟三監中有武庚

故云三監及淮夷不言武庚豳風破斧傳曰四國管蔡商奄是也若以三監爲三叔則書序何以不言武庚若三叔及淮夷畔武庚不與則武庚何以誅則三監之爲管蔡武庚而無霍叔明甚逸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東監殷民與僞蔡仲之命合然其下文云管叔經而卒乃囚霍叔于郭鄰僞古文云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逸書作囚霍叔反不及蔡叔何也蓋逸書本無霍叔後人據僞古文增乃改囚蔡叔爲囚霍叔改蔡爲霍未及細檢脫去蔡叔一句既與左傳史記不合亦與僞古文不合其竄改之迹顯然可辨徧攷經傳諸子無并管蔡霍叔爲三叔者至謂下文方列文昭故不謂管蔡說更無理管蔡非大誅放可也謂被誅而

而得爲文之昭則周公不得以管叔爲兄矣有是理乎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辨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臯門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至文王廟內天

子還服朝服於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第以進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大部謹按此記文義不明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視朝之位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位卽羣臣所列之位左右卽東西三公尊故別於羣臣而北面餘皆東西列天子諸侯之朝同天子每日常朝但有公孤無諸侯至秋官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此大詢衆庶於外朝非治朝之法今記所說若是每日常朝安得云諸侯西面若是六服來朝安得於治朝而云當宁古者天子諸侯常朝但揖

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玉藻云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故司士職於列羣臣位後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蓋在應門內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諸侯無涉覲經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郊特牲云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古無當宁而朝諸侯之禮朝與覲通稱故覲經云諸

侯前朝又云棄軍吏弧韣以朝秋官大行人疏引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也覲禮注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疏引鄭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如其說則是東南六服禮備而西北六服禮省然何以但有覲而無朝宗不其然自以咨問志四時通稱爲定說大宗伯大行人所云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因來朝者有早晚而與其名非以四時別爲四等之儀節也辨見春秋傳[illegible]微隱十一年曰諸侯見天子當用四傳擯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進覲經所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乃次位非朝位聘禮記宗人授次次以帷次在廟門外即所云受舍於廟故鄭云言舍者尊舍也天官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也其入見五等均北面無東西面之法故夏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至何讀顧命載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門北鄉以東爲右西爲左此因康王嗣位二伯率來歸之諸侯以見新王與常禮異故不於廟而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即治朝出者從路門出也不得引以爲比然亦無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法記人誤以朝與覲分爲二禮故爲此說嘗據周官禮經以正其失注乃云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校經於王受玉後即云四依注當爲三享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是受摯與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即授摯六玉通謂之幣故小行人云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朝而享反受於廟者古者冠昏聘饗食皆行於廟豈有諸侯覲天子乃不於廟而於朝安得以廟爲殺氣此鄭氏說不可爲典要朝無迎法

采菽詩君子來朝言觀其旂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此據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而言夏官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朝則同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諸侯來朝而行饗食非以六字平列能實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致賓主之儀故乘車以迎大行人所載朝位賓主之閒盡雜陳諸侯自相朝之法不然諸侯見王且入門右安得有交擯而云介幾人當據覲經爲正至崔靈恩云至文王廟內更易朝服入應門而行禮校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諸侯祖廟在雉門內之東天子祖廟當在應門內之東則入廟時從應門折而東行既在廟內何

以復入應門此其謬無容辨又核屏之設處說各不同李巡注釋宮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鄉黨圖攷謂路門內不見有屏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言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若以屏在廟門內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何以云遂入門左惟金鶚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緯不可信凡門皆有屏惟臯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門屏之閒門卽應門也大韶謹核門屏之閒曰宁謂人君

所佇立處故謂之宁非別有一物屏自名樹郊特牲云旅樹是也故釋宮以門屏之閒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兩句連言位爲羣臣東西面之位宁卽天子諸侯佇立之處記言當宁當依經云負斧依義同依在戶牖之閒負與背同謂王背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云門屏之閒閒者中也戶牖之閒據東西言戶東牖西門屏之閒據南北言門在南屏在北孫叔然所謂門內屏外是也若在門外豈王見諸侯出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是王在屏之北而鄉堂故曰背屏背卽負也禮婦人不下堂夫人在階南鄉故曰向屏若設於門外則越王與夫人隔門而語何云入命韋注屏寢門內屏也是路門內有屏成六年左傳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公當負屏

而立應門內之屏是天子諸侯日視朝所立處諸侯日雉門皐門內亦應有屏爲大詢衆庶所立處惟廟門內無屏蓋覲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覲諸侯惟行饗食有以車送逆之節故設於門外爲天子佇立之處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概謂屏在門外如其說何以云當宁當依若謂屏在門外天子南鄉當之則依在戶牖之中又可解爲南鄉當之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駁蔡氏裼襲袒說

蔡氏德晉裼襲袒說曰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練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元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袪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去練衣之袖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外加功

褻裘袖短亦露鹿裘之袖詆舊解袒裼之誤有十六其大略曰
古人箸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卷起衣袖而露
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
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
裼則左右皆裼袒有但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
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
也裼則惟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以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卷起以露出裘
也又曰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爲朝君正服
孔穎達謂或裘或葛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專施於裘豈得兼
葛言之又引郝仲輿云古人裼衣即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裼

衣即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君在則裼大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即朝服推此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又曰褻衣上不可遽加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葛爲中衣冬則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之中衣非有定制原文甚繁不具錄校鄭於袪裼之注曰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大部謂裘之用裼所以見美練衣者九升布衣練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其服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而爲絞衣以爲裼與蜡祭略同是吉凶相干也鄭此注不可從今校此裼當爲緆作裼者借字也士喪下篇記明衣之純曰縓綼緆緇純鄭云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飾衣曰純疏云飾

皆謂緣之然則緆也紕也緆與紕同玉藻縞冠素紕雜記紕以爵韋純也皆謂衣之
緣也對文則裳曰緆衣曰純散文則通袪緆之謂緣鹿裘之袖
口也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帶緣各視其冠則喪服固有緣矣玉
藻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袖必有緣袪緆與縓緣對文衣之緣用
縓袪則無定色故曰可也與士冠經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義例
同緆裼皆從易聲聘經注古文裼皆作賜校今古文雖不同聲
義皆相近覲經注今文賜皆作錫錫與賜義同賜與裼義隔無
因以裼爲賜疑古文裼皆作緆傳寫誤耳從衣從糸偏旁多通
故借裼爲緆作記者用古文也字又爲袘士昏經纁袘注袘謂
緣袘之言施以纁緣裳象陽氣下施也聲與易聲亦近緆袘皆
緣也與裼襲之裼無涉鄭云亦用紋乎疑不敢定此說經之至

愼也蔡經解爲卷起衣袂如其說記文當云鹿裘衡長袪裼之可也何須重言袪又何須云可也旣云衡長袪又云袪裼之記人之意謂袪則緣之耳此言衣之制非言奢衣之節從古亦無以卷袂爲裼者誤解爲卷袂遂一誤而無不誤今按其說有不可解者十又六朝祭各有正服祭服以衣名冕裘冕等五服是朝服以弁名衣皮弁等服是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不聞天子用錦衣以享以祀以祭也論語緇衣羔裘即記羔裘緇衣以裼之朝君臣同服君朝服以日視朝不聞以緇衣也素衣麑裘即記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論語素衣麑裘視朝之服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麑裘聘禮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君皮弁以聽朔不聞以素衣也黃

衣狐裘卽記狐裘黄衣以裼之郊特牲說蜡曰皮弁素服而祭
不關以黃衣也記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冠與衣同黃
不與皮弁爵弁等配爲禮服故又說之曰黃冠草服也記於狐
白等裘並云某衣以裼之言以者謂以此衣裼此裘也若爲卷
袖則以字絕不可通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云緇衣卽
正服不可解一毛詩緇衣傳曰緇黑色卿大夫聽朝之正服也
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玉藻天子皮
弁以日視朝故鄭云天子之朝皮弁服諸侯則朝服記又云朝
元端夕深衣正義曰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元端核染人七入
爲緇鄭云元其六入與則緇布衣與元端同爲卿士視私朝之
正服而檜羔裘箋云諸侯之朝緇衣羔裘者正義通之曰論語

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邪疏論語同然則羔裘之正服色亦緇非即此裼羔裘之衣云緇衣即朝君正服不可解二聘經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又曰裼降立賓裼奉束帛請享鄭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又曰君使卿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又曰賓裼迎大夫校皮弁服素積素帶素韠若云裼衣即禮服何云皮弁豈得云裘時用素衣非裘時用皮弁乎不可解三明堂位云皮弁素積

裼而舞大夏正義曰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
樂也夏家樂文故裼也云文故裼對大武質故襲而不裼若裼
衣即正服則皮弁即裼衣矣何以云皮弁又云裼不可解四臣
見君必朝服若裼衣即朝君正服記何以云君在則裼云則者
見有不裼者在也試以文義讀之上文曰不文飾也不裼裘之
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裼之義主
乎盡飾正義云君在之時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
是也言弔則襲則非弔喪不襲矣云君在則裼則燕居時不裼
矣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非專以朝冠鄉飲鄉射皆
用之云君在則朝服不可解五哀十七年左傳衛渾良夫紫衣
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若以裼爲露裘於禮正合何得因以爲罪不可解六衣必有表有裏裘則毛表而革裏革在內用素絲以英之毛在外用衣以裼之裘之有裼猶衣之有表記云見美者裼必順裘色於衣見其美即見其裘之美美指衣不指裘鄭云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必覆之者裘褻也又聘經注云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鄭此兩注義甚明白終南毛傳曰狐裘者朝廷之服也不言在朝之服而云朝廷者猶言天子諸侯之服也與君衣狐白裘義例同上章曰錦衣狐裘下章曰黼衣繡裳豈得以錦衣指裘黻衣指三時蓋羔裘卿大夫之服也故詩詠大夫多言羔裘狐白裘天子諸侯服也故詩詠人君多言狐裘大夫得服狐裘不得用狐白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在堂亦見其衣之美而知其裘之

美非如今人之以裘爲裏而反裘在外也古者裘無裏故毛在外新序云反裘負芻是皮在外而毛在內故曰愛其毛也今人之裘既有裏而毛在外是亦反裘也記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與襲俱不得入明入公門者當裼裼者即此裘上之衣也人公門以盡飾爲敬盡飾與見美義同則美指裘上所裼之衣而非裘義甚明

云卷袖以見裘之美不可解七古者裘之袖必有緣記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正義曰狐青裘君用純大夫雜以豹褎鄭詩曰羔裘豹飾毛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正義曰緣以豹皮爲袪袖也唐詩曰羔裘豹袪大夫既雜用他毛爲袖

云卷袖以見裘則服狐裘者但見豹袖服麛裘者反見豻袖鄭云豻野犬也何美之有不可解八襲重也裘上有裼外加正服故曰襲襲與習遝重也何以謂之復衣不可解九裼

與襲相將言裼則必有襲故鄭云袒而有衣曰裼記云君在則裼又云子事父母不敢袒裼臣侍君主乎文故裼而見其衣之美子事父母主乎質故不敢裼而見其美禮器云父黨無容薰所也言子在父母之所不盛威儀也修皮弁天子之朝朝服諸侯之朝者臣侍君之禮服也端衣者子侍父母之禮服也若裼衣卽禮服則記云不敢袒裼者將褻衣以侍父母乎不可解十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服與裘互見爲義於裘言裼亦有襲於服言襲亦有裼故曰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之極重者然後襲則凡非裘而服者無不裼也襲非專指衣裼非專指裘聘禮聘君與賓皆襲聘禮之盛故充其美享君與賓皆裼享主乎文故見其美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

月乎無是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蓆之好云在裘曰裼是緇衣皆以裼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言裼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絺綌之裼禮無文以明然曲禮玉藻並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云袗襌也襌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褻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必有衣以裼之故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枚在外曰表於絺綌上加上衣如衣之有表故曰表而出之鄘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曰蒙覆也鄭云展衣夏則裹衣縐絺是以展衣覆於縐絺之上婦人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以裼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經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

衣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裼襲專施於裘不可解十二裼與袒兩義迥別士喪經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鄭云左袒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左袒者說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喪禮皆肉袒說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袒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與帶之內不可解十三大射經小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襯於襦上射所以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加於襦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則肉袒帷袒爲去其左袂故君大夫必內皆襦肉袒則內無襦以拾加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

卷必襭襞而上攝於左臂則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不可解十四惟士虞經之鉤袒此則卷袖之謂故鄭云如今擐衣王制贏股肱注擐依釋文衣出其臂脛一切經音義曰揎古文作擐謂揎衣出臂也卷十二又引字林曰揎衣出臂爲擐袂也卷九說文無擐纕下曰援臂也列女傳齊季姜傳文伯引袒此袒非衣袒謂袖也廣雅釋器云袒袖也擐卷而親饋之崔豹古今注曰纕衣厮役之服也褻與進食者服纕衣擐衣與纕袂義同凡言擐臂擐腕皆纕之借字列女傳之擐卷即纕卷進食者必纕其袂故佐食鉤袒鉤與擐義同故鄭以擐衣解之與大射士喪之袒別若裼義更不相涉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裼掩而不開曰襲禮經於聘於公食大夫言裼襲於射於喪言袒襲分別甚明卷袖而露其裘從古無此說

既以裼爲卷袖自然以襲爲垂其袖而不卷乃云襲復衣也聘經於圭之垂繅也則裼屈繅則襲皆事在一時豈得忽著忽說不可解十五玉藻曰深衣三袪又云長中繼揜尺喪服記注麻衣如深衣疏云以布緣之曰麻衣以采緣之曰深衣以表緣之袖長在衣外曰長衣又以素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曰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然則深長中三衣同制緇衣素衣黄衣用以裼裘與中衣無涉萬斯大誤以中衣爲裼衣蔡能駮正其失乃云冬則以裘爲中衣是直衣與裘尚未能辨不可解十六曲禮正義云中衣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

衣上乃加正服按裼襲乃氏之節非衣之名內服裘葛上加衣以表之謂之裼此定名也服禮服開而見其所裼之衣亦曰裼此名以質生者也襲掩以禮服掩此所裼之衣則曰襲非別有一衣名襲言襲卽知有裼矣言裼卽知外有襲矣禮經禮記但言裼言襲不聞言衣襲衣孔說誠非是若以裼衣卽禮服則又變本而加厲矣此說秦氏五禮通攷取之淩氏禮經釋例亦宗其說竊所未因具論之以質之達於禮者

虞庠非小學辨

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立小學於西郊又曰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近人孫志祖讀書脞錄曰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四郊小學卽東西

南北之小學豈容獨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譌無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以西郊爲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段玉裁經均樓集曰按通典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祭義注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又引崔靈恩說亦云周有四郊之虞庠劉芳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曰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是則劉崔暨杜所據經注並作四郊又曰四郊小學之說其由來古矣大戴禮保傅篇大子稍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按段所引乃誤本漢書賈誼傳賈子傅職篇並作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不言小學官舍也學官即學舍廣雅釋宮云學
校庠序辟雝頖宮瞽宗東膠宮也官即官舍兩漢書無言學官
者引學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
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大戴先言入小學下
即列此四學後乃言帝入大學然則此四小學即所謂小學即
王制祭義四郊之學也故劉芳表云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引保
傅篇云云而總云周之四學於此彌彰祖瑩思亦本大戴禮而
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者曰東學在西郊者曰
西學在南郊者曰南學在北郊者曰北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
之大學盧辯注大戴禮亦云四郊之學段又曰祀先賢於西學
正與保傅篇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西學
者四郊學之一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爲小學者別辭也若

下云天子設四學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其爲周之小學在四郊故稱四學都辭也撫本禮記攷正祭義篇載顧廣圻說定爲西郊其說曰四郊之四當爲西正義云天子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又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正義所釋據鄭此注最得其解鄭注四學爲四代之學與四郊迥不相涉其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者周即正義所云據周言之者也而下文有以虞庠爲小學據周言之即複舉其義也然則正義本此注是西字非四字其所以致誤者因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爲四郊各有虞庠以遂改之耳不知正義但廣異說即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所謂或偏在西郊者耳皆不取爲

義改者未識其指或又據劉芳傳所引并改王制虞庠在國之
西郊亦爲四郊爲巨謬段四顧西駮難幾萬言大都校大雅靈
臺正義天官司裘春官大司樂司几筵夏官諸子鄉射經賈疏
並作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孔賈所據本作西郊不作四郊段所
據者以鄭此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
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
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謂鄭本若作西
郊則注但云西序虞庠在西郊其義已足鄭必分別言之曰西
序在西郊下再言周立小學於四郊是在西郊者夏之西序耳
非虞庠也大都校上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

養庶老於左學上下東西左右各相對成文至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言虞不言西故記人特箸此句曰虞庠在國之西郊東膠卽東序虞庠卽上庠四代之學並東西相對無異制安得云在國之四郊且周所立者上庠東序瞽宗三代之大學不立三代之小學安得云西序在西郊又安得云在西郊者夏之西序顧必謂祭義注之四學爲西學者顧記定此節經文爲西郊若鄭彼注爲四郊則義相觸迕故强爲之說此兩家者皆誤以虞庠爲小學耳桉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結之曰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下更端言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是大學卽東膠西

學卽瞽宗亦卽右學皆大學也四學小學也本不指四代之學亦不指四郊之學兩處經文本不相涉注禮者牽合爲一故或作西郊或作四郊遂糾紛而不可通今就諸家所說而疏證之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注此小學大學皆殷制此致誤之由大雅靈臺正義曰周制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王制以殷之辟雍與大學爲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大學爲辟雍卽小學亦可矣校一代學制詎得忽大忽小曲說不可通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虞庠爲辟雍矣校以虞庠爲辟雍更謬又王制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注國國中也小學在王宮之左按此云國非謂國中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續漢書禮儀志仲秋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以糜粥此謂養於國六十養於國與七十杖於國義例同若以爲王宮之小學當云

國中如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不得
但云國學謂東膠養於學謂養於東膠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
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正義曰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
左也大學在郊右也按但云大學在郊不云西何斷爲右與殷同又樂正崇四術
正義曰左學小右學大故知殷制自鄭謂周大學在國中小學
在郊目王制爲殷制後儒俱沿其誤而靈臺正義引鄭駁異義
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郎大學又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明晰雖然於郊差近之耳
王制與詩其言察察足以明之矣鄉射記于郊則閒中注云於
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大射記公入鶩注
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鄭注禮經本不謂王制爲殷制三靈一
雍皆文王遷豐時所作殷時安得有辟雍之學而謂文王辟雍

猶沿殷制乎然則上庠右學東序皆大學也在郊樂記云武王
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左東學右西學鄭此
注亦極明周立三代之大學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虞之
上庠在西郊無所謂四郊之學又安得謂四郊皆有虞庠文王
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正義曰皆年二十
入大學者又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
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正義曰周立虞夏殷
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則周之小學也學禮於瞽宗養老於東
序是周之大學東序也王制養庶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虞庠
也按東序即東膠瞽宗即右學上庠即虞庠王制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彼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此言春秋教以禮樂同彼言秋學禮冬讀書此言冬夏教以詩書同入學以齒卽彼下文云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學舞學禮學書其學同安得以東序瞽宗爲大學虞庠爲小學誤以虞庠爲小學乃言四郊皆有虞庠矣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正義曰語於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校經但言郊不言西安得以郊專指西郊虞庠又引皇氏云尋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校東郊卽東序皇以上文云凡始立學者必養老於東序遂分爲二此說最謬正義又云周之大學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又鄉射經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疏引王制此文而釋之曰

質家貴右故殷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文家貴左故夏周大
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周立虞氏上庠則小學爲虞
之庠制在西郊也立殷之右學則瞽宗周立之亦在西郊立夏
之東序則周之東膠立在王宮之東以其改東序爲東膠東膠
兼二代名故云周立四代學校在夏曰東序周變其名曰東膠
猶變右學爲西學爲瞽宗異名而同實鄭云又以有虞氏之庠
爲鄉學者謂周之鄉學其制有似虞庠因以名焉鄉飲酒經云
主人拜迎于庠門之外鄉學之名庠猶州學之名序皆取名於
先代此鄉學也與天子自立小大學之制無涉鄭注禮經本無
虞庠在四郊之說亦無周小學在郊之說與禮記注自別疏家
例不破注疏禮記者不得不依彼注疏禮經者自當專據本注

不當牽涉外文使本文轉晦注云鄉學疏乃言小學不相背謬平且如其說周於虞學立上庠於殷學立西學於夏則兼立東序東膠以爲四代之學不知云四代者兼周當代言若分東序東膠爲二合上庠瞽宗爲四夏時安得有東膠之名虞夏殷安得言四代又云文家貴左夏尙文出何經記此賈之肊說也玉海載三禮義宗云自虞之周凡三代之學周則兼而立之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殷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校以上下東西左右分大小學就當代言說自正周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此四代之學也周西郊有虞庠是四郊之一故亦謂之西郊校四郊既各有虞庠何以但舉西郊惟立一小學於西郊校既云惟立一小學於西郊安得復云四郊有虞庠又云爲學之制凡有二義一學之制與明

堂同體五室四堂共一基之上東堂謂之東學南堂謂之南學

西堂謂之西學北堂謂之北學中央謂之大學桉明堂非學袁準正論辯之已極詳晰

二義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

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在國中謂

之大學故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桉既云在國中者謂之大學上何以云中

央謂之大學在四室者將與在四郊者同爲小學乎抑與在中央者同爲大學乎不可解魏文侯孝經傳云

大學者中學也帝入學者皆謂養老之時故王制養國老於上

庠云云此四代養老之處故言尙親貴賢尙齒尊爵之義也又

曰置學之處四代不同或尙於西或尙於東或貴在國或貴在

郊此隨代攺法故所尙不同虞殷貴在於郊故大學在西夏周

貴在於國故大學在東桉周立虞庠於西郊虞時但有上庠下庠何由知上庠在西上下東西左右三

代但以分大小學之名何由知虞殷貴在郊而夏周貴在國周人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以其制有似於虞之庠故因以名武王之時猶從殷法小學在東及周公制禮移小學在西此襲鄭注而凡說然則周之制法凡有五學但立三代之大學不立三代之小學所以知其然者文王世子云學舞於東序學禮於瞽宗學書於上庠此大學也校此說極明晰有據但與上文云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相迕若分上庠虞庠爲二與分東序東膠爲二俱謬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其二學故有五學周之虞庠在西郊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鄭云西學周小學也似有虞氏之庠制故云虞庠在西郊然則周制凡五學校周立三代之學以成均爲當代之制明堂位說辟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凡四學其言五者或取辟雍言若云則立東序瞽宗上庠爲大學又以西學虞庠爲小學合而爲五則所謂西學者何所指如以西學當西郊之虞庠則不成五如謂

周別有西學求之經傳無可證劉芳傳爰暨於周蓋有六學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學在郊如其說則周有一大學四小學師氏所掌果爲何學禮記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盧辯注保傅篇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小學也校劉芳以四郊之學爲虞庠盧辯又於虞庠外別有四郊之學是皆合祭義於王制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內則云出就外傅謂就外傅而受教也外室謂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築宮卽所謂異宮也校出就外傅者尚書大傳云上老平明坐於左塾庶老坐於右塾學記云家有塾此謂同巷之內指民閒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無涉禮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古宮室通稱釋宮云室謂之宮是也異宮者謂於正寢之旁別爲門庭而居故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有門則有庭是女子亦異宮矣以外傅之室爲異宮韋合不通至年十三則入小學小學者居則西郊之虞庠十五則入大學謂入東膠之等柳宗元四門助教壁記云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子教胄

子按國子即胄子見堯典鄭注既言養國子又言敎胄子謬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鄭云養猶敎也則養國子即敎胄子分養與敎爲二義亦謬祭統義當云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所自學也以上並見玉海一百十一並以四學即四郊之虞庠大謬謹按祀先賢於西學此西學即瞽宗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者以爲樂祖祭于瞽宗經言有道德者故記言先賢經言祭于瞽宗故記言祀於西學明堂位云瞽宗殷學也西學瞽宗右學一也鄭既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又以西學爲西郊之虞庠則四郊既各有小學何以先賢偏祀於西且西學若是小學記何以云敎諸侯之德古者十三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五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小學義如此

未嘗以養國老爲大學養庶老爲小學今案地官師氏以三德
教國子帥其屬守王門保氏養國子以道以其屬守王闈故保
傅篇有東西南北之四小學即王制云在公宮之左者尙書大
傳書傳略說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十有三年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
焉故云當入學而大子齒此小學也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文王世子云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此大學也小學者國子習業之所在宮之左故師氏但云貴
游子弟大學者天子諸侯擇士之所在郊故王制云國之俊選
謂俊士選士也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射義

云天子將祭必先有事於澤射者所以擇士也振鷺毛傳曰雝西澤也故曰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小戴所記學制與周官古禮經本不相背毛序序之學皆爲鄉學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學謂大學鄉學之名序與西郊之虞庠自別而鄭注禮經箋詩及駁異義云大學在郊至注禮記則以大學在郊爲殷制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注書傳略說云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又於虞庠外別有四郊之學一人之說歧出如此後人何所折衷而讀鄭注者各主一說劉芳等以祭義之四學當四郊之小學近之校經者不貫串全經偶據單文私心專輒以不誤爲誤此經之禍也按易大初篇曰入東學云云惟爲四

門之學故得分旦晝夕暮以四時習業蔡氏明堂月令章句有門闈之學東西稱門南北稱闈是也若以四學指爲四郊之學則遠郊五十里近郊三十里一日之閒豈能徧歷四郊而分旦晝夕暮乎不可通一古者卿大夫之宅皆附近公宮故其子得就公宮之小學哀十四年左傳宋公將召左師聞鐘聲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又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注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是其明證若出就四郊遠離其父兄則晨昏定省之節俱廢而出禮內則諸少儀盡屬空文將何以學不可通二十又三年而入小學所學者洒埽應對進退故曰踐小義見小節又何以取賢斂才此皆強爲坿會不求其理之可通也至祭義正義云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在西郊是以上句四學爲四代之學下句入學爲四學之虞庠說更難通段

議其三大學一小學當矣要之分王制祭義讀之經義本明白易曉混而一之觸處皆成荆棘虞庠大學也在國之西郊王制字自作西不作四四學小學也在公宮之左祭義注自作四不作西以虞庠爲小學在四郊此鄭之誤無庸爲鄭諱鄭囊括諸經前後豈無中失禮經注及駁異義自有定論而讀鄭書者知其一不復知二自劉芳創爲異說段顧所爭徒辭費耳條辨之以待論定

四小宗辨

白虎通宗族篇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

祖宗皆爲小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自後論宗
法者皆衷其說以高宗下四宗爲小宗謹按大傳曰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
則遷者也別子者何喪服大功章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
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故曰別
子爲祖如周公爲文王別子爲諸姬宗故滕文公當七國時猶
曰吾宗國魯先君此百世不遷者也餘若管蔡成霍衛毛聃郜
雍曹滕畢原酆郇出封於其國各爲其國之始祖不得爲別子
別子爲祖此不得概之凡爲公子國君之子有別封爲諸侯大
夫之子別起爲大夫士之子別起爲大夫皆所謂自尊別於卑

者也若凡爲公子與凡爲大夫士之子但有五世而遷之宗無百世不遷之宗故傳文兩言有有百世不遷之宗此專指繼別子者言有五世而遷之宗此統乎凡爲宗者言繼禰者爲小宗此指凡爲適子得祭其禰者言非謂繼別者之庶子奉繼別者爲禰也蓋大宗者宗之統也繼高祖之宗統乎繼曾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統乎繼祖之宗繼祖之宗統乎繼禰之宗若繼禰者無所統故謂之小宗以其所來宗者但同父之昆弟而已先言繼禰者明大宗皆從繼禰之小宗而起明小宗但繼禰者則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皆爲大宗誤以別子爲適子之母弟杜元凱宗譜曰別子者君之適妻之子適子之母弟也見通典禮三十傳純乃云別子有十便有十祖宗而大宗之義晦作大傳者釋喪服義也不杖期章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再世之適祀其祖三世之適祀其曾祖四世之適祀其高祖而此一世無後即一世之祀絕一世之統亦微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後其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皆後大宗也而後之者何以必以支子蓋小宗傳世之後即爲繼祖之宗以適子後之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人爲人後者皆後其大宗則大宗非專指百世不遷之宗甚明適子不得爲人後則再世之適即爲大宗又甚明否則必百世之宗無子乃立後則繼祖至繼高祖四宗皆可絕既不爲之立後何以適子不得後人非禮意也難者曰三年章傳

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同宗者同昭穆者也如繼高祖者而無後必以同高祖者之子後之繼曾祖者而無後必以同曾祖者之子後之繼祖者而無後必以同祖者之子後之同高祖者已爲三世之適同曾祖者已爲再世之適如以再世之適以上皆爲大宗傳何以云降其小宗也曰此小宗指爲人後者言其父雖爲三世再世之適自其子稱之則皆禰也繼禰者爲小宗故曰降其小宗期年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必云小宗者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爲父後者卽繼禰者大傳正與喪服傳相發明然則大宗四小宗一大宗何以有四也曰服屬五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服窮則親盡是故祖遷於上

宗易於下大宗必始於繼禰之小宗是爲五宗

之所自出非衍文辨

大傳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注繼別子者別子之世適也正義曰自由也謂別子之所由生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恆繼此別子故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如注及正義說仍是上文繼別爲宗義於所自出之義不明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爲衍文云之所自出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今不取按上文已云繼別爲宗何須復說宗其繼別子者乎繼別爲宗自繼別子者本身言宗其繼別子者自來宗繼別者言義無別此不解別子之義而然也鄭注別子說亦不同注上文別子爲祖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注王制云大祖別子始爵者

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注喪服小記云諸侯之世子別爲後世始祖者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鄭此三注當以小記注爲正蓋別子爲祖與王制之大祖義同而例異王制之大祖指始封君始爵爲大夫者大傳則專爲公子起例喪服大功章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子出者也大傳釋喪服義也別子爲祖卽世世祖是人之義母弟雖多別子則一傳純疑別子有十便有十祖宗見通典禮三此說以庶子之適繼爲別子耳別子爲祖指別子之身繼別爲宗指別子世世相承之適別子之所自出指別子之先君自從也謂別子之所從出也與篇首云祖之所自出文義同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先君爲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

卿大夫奉其先君爲所出君繼別爲宗指別子之世適爲羣弟之所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謂別子爲所出王所出君立廟而此別子之同昭穆者其來宗之曰宗其者指來宗者言別子之義明而後別子所自出之義亦明以魯言周公爲文王別子餘若管蔡成霍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出封於其國爲始封君不得稱別子惟周公爲文王別子故魯得立出王廟文王者周公所自出也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注文王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注所出王之廟同宗于祖廟注始封君之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繼別子之所自出故出王廟謂之宗謂爲同姓之所宗也春秋王姬由魯嫁而滕文公當七國時猶曰吾宗國

魯先君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鄭桓公爲厲王別子封爲國君亦得立出王廟文二年左傳曰鄭祖厲王昭十七年傳子産使祝史徙祏於周廟注厲王廟魯語諸侯祀先王先公韋注先王謂若鄭祖厲王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廟是也魯季友爲桓公別子得立出君廟喪服傳疏引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立大子同後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皆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大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祖故稱別子校別子者今君之母弟庶兄弟不得爲別子若三桓皆爲別子誠有如傅純所云別子有十便有十祖宗矣非是季友莊公母弟有功德懿親得立孟叔庶長不得立故郊特牲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非者非三桓各立桓公廟不謂諸侯別子不得立出君廟也然則諸侯不敢祖天子者明其宗也立出王廟者繼其祖之所

自出也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明其宗也立出君廟者繼其祖之所自出也而程氏瑤田宗法小記曰別子世適相繼不一人皆爲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指此曰大宗之子而言也若曰斯人之所出自其別子今繼其別子而爲羣弟之所宗指別子之弟三世也大部桉上文繼別爲宗指別子世傳之適世世相承皆別子之所出矣何須於弟三世明之曰此別子之所出釋詁由從自也以別子之所自出解爲別子之所出明知義不可通乃強爲之說曰斯人之所出自其別子無論其字絕不可通且仍是繼別之義試以祖之所自出解爲斯人之所出自其祖通乎蓋不知大傳所云別子即本喪服傳之別字又不知諸侯得立出王廟故於所自出之義多晦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力辨僖無文王廟特因閟宮頌后稷周公而不頌文王耳大部按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始封君有三等王同姓及異姓有功德受封者爲一等異姓固得立其四親同姓亦自祭其祖若禰其一爲先君之次適今君之母弟其未受封固不得禰先君及其出封建社稷立宗廟亦自祭其所出之王爲禰廟而虛其四廟傳世至弟五世則據世世祖是人之例以始封君爲始祖而不祖出王所謂不得禰先君不得祖諸侯者指公子公孫也下別論始封之祖傳文本明白故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謂不敢祭天子也若泥於不得禰先君一語

概謂始封君無廟天下無無所自出之人無廟則四時之祭不行且朝聘昏冠禮皆行於廟故公羊傳曰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無廟則諸禮均廢惟始封君各得立出王廟故魯鄭並有周廟而哀二年左傳蒯聵曰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亦以文王爲皇祖知衛之始封亦立出王廟矣喪服小記曰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者以新死者之神告於王考廟見春秋傳禮徵傳公若無廟則諸侯各守其國豈有舍其祖廟遠祔天子之理而云不得記文不虛贅乎

宗廟之祭無九獻辨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注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士大夫祭三獻

而獻賓正義曰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梜特牲於三獻後主人始獻賓長如正義說通朝踐饋食之四獻爲尸飲五是君酳尸惟一獻卽獻卿禮未有正獻未畢而獻功祭者似非是春官司尊彝疏引祭統此文曰彼指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以同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則同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梜天子諸侯之祭禮雖亡以散見於戴記者求之堂上四獻室中三獻正獻凡七自君牽牲以入後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祭統曰君執

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籩入朝事之籩醢人朝事之豆於此時薦之是爲朝踐之二獻畢乃合亨禮器曰羹定詔于堂乃行饋孰之禮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於此時薦之是爲饋食之二獻蓋朝踐腥祭也饋食爓祭也畢尸乃入室尸卒食酳尸君與夫人各一獻諸臣酳尸一獻凡七此其節也大夫士無堂事故止室中三獻諸侯有七獻者朝踐饋食時君與夫人各二獻凡祭必夫、婦親之禮器云廟堂之上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五等之君旣有堂事之四獻不得謂子男但五獻也未審鄭意何如大韶椄祭統所云非正獻祭之獻卿大夫士猶燕之獻卿大夫士燕禮君祭旅行酬而後獻卿卿畢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畢旅行酬而後獻士蓋君事大惡尸徧神惠故飲畢必獻飲五飲

七飲九者加爵也非酳尸也據特牲賓三獻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又曰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眾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又旅酬時賓酬長兄弟後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蓋尸體神意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故三獻爵止主人獻長賓及衆賓而自酢復酬賓賓奠於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臣於阼階上無非欲神惠之偏也天子諸侯備官以祭凡同異姓皆在列尸飲五者於卒食之後同異姓之卿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畢同異姓之大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七君乃以瑤爵獻大夫畢同異姓之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九君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而神

惠徧於廟中矣惟爲加爵故云飲五飲七飲九不云五獻七獻九獻然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正獻有七諸臣之加爵在正獻後不當以加爵充爲九獻之數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三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 校